

新世纪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纵览

杨洪涛

在中国电视剧的家族谱系中，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以其独特的民族性格、新异的文化形态、瑰丽的自然景观、别样的生存状态和迥然的民情风俗，成为颇具审美价值和多元创作维度的类型。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叙事视角、表现方式、人物设置、主题挖掘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和亮点。少数民族文化在中华文化的整体构成中，其历史遗存、现实境遇和文化走向，都曾出现令人堪忧之势。而借助电视剧的艺术形式，为少数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鼓与呼，向其宗族历史和生命轨迹行礼致敬，为即将失落的文明寻找现代社

会的生存方式，是文艺工作者的历史责任。从艺术创作来讲，少数民族文化异彩纷呈，每个民族都有其特定的族群历史、生活环境、宗教图腾和特殊的人文情怀。少数民族的文学、音乐、舞蹈、绘画、戏剧、民间故事、天文历法等，为丰富和繁荣电视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厚的文化资源与艺术灵感，也为日趋模式化、同质化的电视剧创作拓展了新的视野。从产业发展来讲，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对其历史人物、民间传说、神话故事等素材的挖掘，为以汉族观众为绝大多数的收视人群带来了新奇、陌生、神秘和有趣的审美体验，为提高收视份额、获得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拓宽了渠道。新世纪以来，中国电视剧的类型建构日趋成熟，在这样的语境下探讨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的创作和发展，对于整个中国电视剧的生态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一、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的概念界定及其分类

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依笔者见，是指以少数民族的文化底色、民族性格、价值观念、生存方式、审美取向为逻辑起点，在内容上反映少数民族地区的族群历史、生存状态、人物命运和情感诉求；在视听语言上体现少数民族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的作品。



▲ 电视剧《西藏秘密》剧照

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大体可分为两类：

1、少数民族历史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剧

少数民族历史题材剧是指以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为背景，采用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相结合的手法，反映一定时期内少数民族同胞的族群历史、生存状态、人物命运和情感诉求。如：2004年的《成吉思汗》，讲述了12世纪末至13世纪上半叶，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征战各地、建立帝国的故事，较为真实、客观地表现了成吉思汗雄才大略的一生。2008年的《东归英雄传》，讲述的是18世纪后期，蒙古族土尔扈特部族首领渥巴锡带领族人反抗俄国沙皇，历经艰险，行程万里，回归祖国的故事。2011年的《奢香夫人》，讲述了明初传奇女性——奢香夫人在摄政贵州宣慰使期间，以睿智果敢的政治眼光、胆识过人的战略决断、聪慧机敏的处事方式、大气豪迈的民族情怀，化解部族矛盾，团结带领各彝族部落追求美好生活的故事。2012年的《木府风云》，讲述了云南纳西族历史上著名的木府土司家族的恩怨情仇。故事以侍女阿勒邱实施复仇计划为主线，描写了阿勒邱与木增的情感纠葛、与老夫人及其木府土司两兄弟等人的争斗，并最终以木增继位土司、阿勒邱成为土司夫人的完美结局落幕。2013年的《西藏秘密》，是首部描写上世纪30至50年代末西藏风云和社会历史变迁的史诗巨制。它以藏人说藏事的方式，在近30年的历史跨度中，深度揭秘西藏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政教体制、生活习俗以及农奴的悲惨境遇和许多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该剧以对那段历史的真

实还原，对腐朽没落的政教合一体制必然衰亡的深刻揭示，极大地拓展了同类题材（《茶马古道》、《康定情歌》、《尘埃落定》等）以村寨为背景、讲述吐司或马帮头领故事的表现空间，填补了涉藏题材电视剧在创作上的空白，彰显出藏文化的独特魅力。其强烈的视听震撼力，有助于观众全面、深刻地认识这片神秘而美丽的雪域高原。这些作品多是以真实历史人物和事件为素材，采用“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艺术手法，为观众呈现出了独具魅力的少数民族历史和文化。

历史题材剧在整个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中所占比重不是最多的，但却最具魅力和看点。原因在于：纵深的年代历史呈现，既为创作者带来无限的想象空间与较大的创作自由度，同时也给受众带来陌生化、新奇化的审美愉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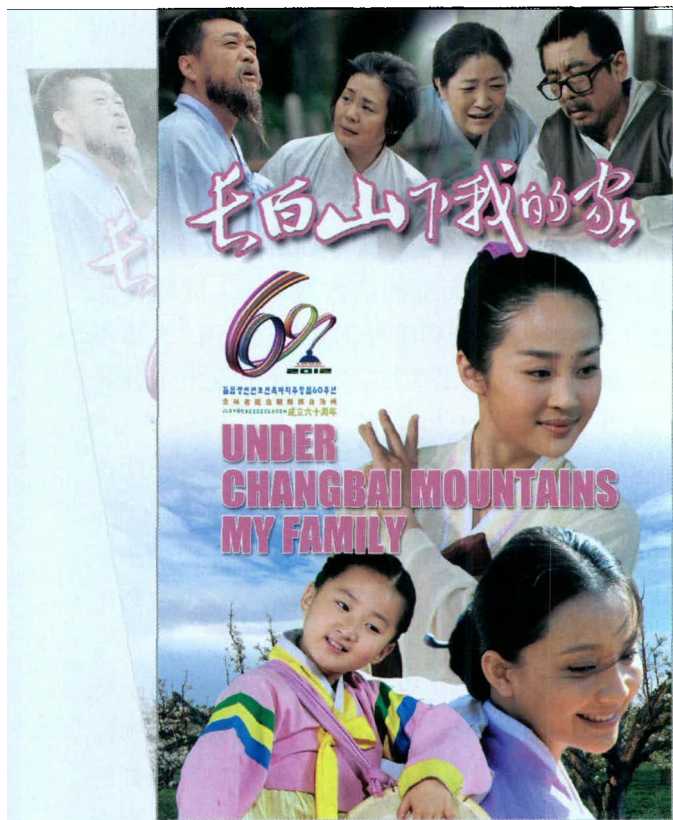
而少数民族革命历史题材剧在表现年代上，特指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如：2004年的《格达活佛》，讲述了藏传佛教爱国高僧格达活佛短暂而光辉的一生。格达活佛5岁被确定为转世灵童，在百利寺坐床并在拉萨哲蚌寺潜心修佛。他主张西藏和平解放，勇敢地与西藏反动噶厦政府作斗争，最终被反动势力杀害。2006年的《冰山上的来客》，在翻拍经

电视剧《康定情歌》剧照



电视剧《木府风云》剧照





▲ 电视剧《长白山下我的家》剧照

典电影的基础上，丰富和扩充了电视剧的内容。故事以解放军入疆为背景，以阿米尔和真假古兰丹姆的情感纠葛为主线，讲述了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残余势力、新疆地方贵族势力作斗争并最终解放新疆的故事。2007年的《草原春来早》，则是以乌兰夫同志的革命生涯为主线，展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内蒙古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2009年的《金凤花开》，以白族姑娘金凤和解放军连长张东海的工作与情感历程为脉络，讲述了少数民族同胞对党的民族政策从误解、了解到理解，进而帮助、支持解放军的过程。

少数民族革命历史题材剧在整个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创作中所占比例最大。原因在于：一是革命历史题材与少数民族题材的融合，对于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促进民族团结、凝聚中华民族的整体意志，发挥着重要作用，符合现实需要。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恰是中国社会复杂多变的时期。战争、谍战、阴谋、爱情、乱世……这些符号为制造强烈的戏剧冲突，提供了较大的创作空间。三是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距离今天，已有几十年的时间积淀，因而在创作上能够透过历史、观照现实，受众也更容易接受。

2、少数民族现实题材剧

这类作品以新中国成立以后为背景，反映少数民族同胞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族群历史、生存状态、人物命运和情感诉求。如：2000年的《静静的艾敏河》，讲述了上世纪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内蒙古牧民抚养3000上海孤儿的善举，是一部讴歌民族团结和人性力量的赞歌。2002年的《新疆姑娘》，讲述了维吾尔族青年在走出民族聚居地、融入大都市乃至跨越国门时所面临的生存困惑和现实焦虑。故事以北京某大学教授阿不都拉夫妇的4个女儿为主角，表现了她们在面对不同人生际遇和情感历程时的心路历程，以现实主义笔触，直面民族、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困惑，并尝试解答关于民族性与世界性这一更高层次的命题。2008年的《木卡姆往事》，讲述了木卡姆艺人阿不都拉和女儿女婿一家人为保护濒临失传的古老的木卡姆艺术而饱经沧桑的故事。作品从解放前一直讲到“文革”结束，用跨越30年的光阴，向保护文化遗产的木卡姆传人致敬。2008年的《胡杨女人》，通过蒙古族女子斯琴所遭遇的亲人逝去、爱人背叛等一系列变故，表现了蒙古族女性坚韧、豁达、从容、乐观的性格特征和令人思考的人生命题。2012年的《长白山下我的家》，以长白山地区朝鲜族李氏和金氏两家四代人、跨越50余年的生命历程为主线，谱写了一曲温婉、质朴、励志的民族赞歌。

由于现实题材电视剧的创作，面临着敏感而复杂的民族、宗教、法律、法规等政策问题，因而在创作上受到一定局限；此外，今天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和同化，少数民族文化的原真性和原生态已发生部分改变，其生存状态、民俗民风 and 服装服饰等所呈现出来的鲜明的民族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所减弱。当然，对少数民族群众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精神困惑和生存境遇缺乏深刻认识，也使作品难以客观、真实地反映少数民族同胞在当下社会生活中的状态。这一切导致现实题材电视剧在整个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中所占比重最小。

二、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的创作特点

1、在主题上，着力表现少数民族内部及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交流与融合

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该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时所形成的宇宙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千差万别，有相近的习俗，更有迥异的价值观。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在创作上的重要一点，就是要表现少数民族内部、民族之间以及与汉族由于文化差异所带来的戏剧冲突。在《冰山上的来客》一剧中，塔吉克族同胞对于“汉人”心存芥蒂，通过解放军入疆部队大量而细致的工作，最终化解了塔吉克族群众心中的疑虑，实现了新疆的完全解放。在《奢香夫人》中，明皇帝朱元璋派往西南的钦差马烨，以大汉族主义的态度对待包括彝族在内的少数民族同胞，使彝族内部对“汉人”产生了排斥隔阂。可以说，民族矛盾、部落纷争成为该剧制造戏剧冲突的主要诱因。《木府风云》不仅讲述了纳西族与其他民族和部落之间的历史恩怨与情感纠葛，更浓墨重彩地表现了以木增为代表的木府土司学习孔孟文化，将道教、禅宗、医术、律法等各种学术典籍以及各民族的文化习俗引入丽江，使丽江成为各民族文化的汇聚之地，在保障边疆长治久安，促进各民族同胞文化交流、消除隔阂与误解、和睦相处、彼此尊重、相互学习，倡导各族同胞亲如兄弟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极大地彰显出海纳百川的文化包容性。

应该说，表现民族之间因文化、民族差异所产生的矛盾冲突、情感纠葛，是新世纪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在主题表现上的重点。

2、在叙事上，采取多种戏剧类型和元素的复合表述

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的创作内容和表现方式更加丰富，在类型呈现上也突破了惯常的家族戏和“红色剧”的窠臼，巧妙地将涉案、谍战、武侠、家庭伦理甚至宫斗等元素融入创作当中，呈现出多元发展的趋势。在《冰山上的来客》里，围绕着甄别真假古兰丹姆、间谍头目“真神”等展开叙事，充满悬念感和紧张度，颇有谍战、悬疑剧之风。《木府风云》更是混搭兼容了悬疑、武侠、伦理、宫斗等诸多元素。边疆叛匪与木府军队的较量，不乏武



▲ 电视剧《金凤花开》剧照

侠剧的气质；老夫人、阿勒邱、阿月拉等人的后宅之争，不失伦理剧、宫斗戏的意味；金矿大总管木罗的真假之辨、木府禁卫军“暗泉”部队的神出鬼没，更是具备悬疑剧的味道。《长白山下我的家》被称为“金达莱”文化的代表作。长达60年的跨度，使该剧颇具家族戏的气质。而围绕着朴顺玉的祖父、外祖父两家以及小姨金贞淑等人物展开的情节铺陈，似有家庭伦理剧之感。可以说，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更加注重对于多种类型与元素的杂糅混搭，令剧作更具看点，更符合电视剧产业发展的要求。同时，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在叙事层面上，更加注重在历史纵深感上的呈现和家族、民族、族群“三位一体”的宏大表述。

3、在视听语言上，着力呈现少数民族的风景、风俗和风情

少数民族的习俗风情本身，就是“有意味的形式”。电视剧对于自然风物的呈现，为作品的精神气质和文化意蕴完成了诗意提升。沿袭久远的传统原生态文化，造就了少数民族地区意味隽永、独具



电视剧《奢香夫人》剧照



风韵、雄浑奇峻的人文景观，以及神秘而独特的宗教仪式和民间习俗。特别是动听的音乐和优美的舞蹈，使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在视听语言的呈现上，具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康定情歌》中雄伟的雪山、澄明的湖泊、茂密的森林、辽远的天际，把“情”与“歌”的审美意蕴和镜头语言融为一体，而剧中具有康巴音乐调性的抒情旋律与视觉语言相得益彰，共同奏响了情深意切的音画史诗。《茶马古道》将玉龙雪山、藏北草原、大理古城、布达拉宫等自然与人文景观，有机地融入叙事当中。《胡杨女人》中挺拔的胡杨树、广袤的草原、绵延的沙漠给人旷神怡、纵横驰骋的浪漫情怀。剧中自然景观的呈现，暗合了草原文化豪迈、旷达的人文意趣。《长白山下我的家》中巍峨的长白山、秀美的海兰江、茂密的黑松林，象征着朝鲜族同胞勤劳勇敢、坚毅善良的民族性格，而充满诗意的朝鲜族歌舞，更是为整部戏灌注了浓郁的民族风情。

风俗习惯、认知方式、价值取向的民族特色，是维系少数民族内部社会体系、道德规范和宗族意识的重要纽带。对于少数民族风俗的描摹，是电视剧艺术满足观众陌生化审美体验的重要手段。如：《胡杨女人》中的那达慕大会；《奢香夫人》里的“折箭为誓”；《木府风云》中的“殉情谷”；《长白山下我的家》里的“打年糕”等。仪式是唤起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塑造民族价值理念、凝聚民族向心力的重要方式。在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中，仪式往往承担

着解读民族性格、提炼民族精神、彰显民族文化的重要功能。如：在《东归英雄传》和《成吉思汗》中，都有祭拜蒙古族图腾“长生天”的仪式，它为剧情注入了某种神秘的超自然力量。仪式不仅能够让人在视听层面感知少数民族的文化脉络，更能够观照到少数民族文化底蕴中的精神气质与历史遗存。

三、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创作需要注意的问题

1、注重对少数民族文化根基和文化精髓的深度挖掘

别林斯基认为：“每一个民族的民族性秘密，不在于那个民族的服装和烹调，而在于它理解事物的方式。要想忠实地描写任何一个社会，首先必须了解它的本质和特征。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事实上认识，并从哲理上评价那个社会所赖以运行的全部法则。”^①在未来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的创作中，首先，要更加深入地了解其文化形成的地域特征、遗传基因和民俗积淀，突破对少数民族服装服饰、风光习俗的旅游式展演，突破对其民风民俗、宗教信仰、图腾崇拜的猎奇般窥视，更要突破对少数民族文化或神秘化或妖魔化的表达方式。其次，要注重人性挖掘，跳出汉文化的思维定势，扭转目前少数民族电视剧创作中扁平化的角色设置（如勇士多被描绘成孔武有力但头脑简单的“大块头”），扭转对少数民族各部落之间恩怨情仇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化解矛盾的方式草率而简单的问题。如：在《奢香夫人》一剧中，奢香夫人很轻易地就化解了老望土司部落和刘淑贞土司部落的水源之争，而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按照单双日轮流取水。人们不禁要问，这样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法，两个部落首领居然想不到？是低估了彝族首领的智慧，还是高估了奢香夫人的能力？剧中这种浅层次的文化读解，很难触及到少数民族的精神实质和文化信仰。一些剧作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观照，在某种程度上还停留在对自然风物、服装服饰、民族仪式、生活起居的表层描摹上，而在面对少数民族的自身性格、精神气质、文化根源和人性呈现时，或诚意不足，或不甚了了，或表达乏力。再次，在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历史书写的同时，须注入现代精神和开放思维。关注少数民族同胞在进入现代社会时所面临的矛盾、困

惑、焦虑和期许，把对其生存愿景和民族未来作为观照对象。在对少数民族文化传统进行批判与继承的同时，还应以敬畏和尊重的态度，追问少数民族的文化走向，增强民族文化的凝聚力，让作品更加深邃隽永、引发思考。此外，还要接近并深入民族心态和族群性格的古老缘起中，以具有人文关怀和以诚相待的生命哲学来表现少数民族文化的多元性、丰富性、复杂性和独特性。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的创作，要以真善美这一人类通约的价值理念，与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进行沟通、理解，形成共识，思考如何在保持少数民族文化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同时，与现代文明和中华整体文化格局和谐共融。

2、注重创作类型和表现元素的多元化

在2012年的几部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中，创作类型和元素的混搭兼容成为亮点。黑格尔认为：“每种艺术作品都属于它的时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环境，依存于特殊的历史、观念和目的”。^②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宗教图腾和神秘预言，为少数民族电视剧探索新的主题、情节和人物提供了丰富的源泉。以云南一省为例，就有彝族、哈尼族、纳西族等几十个少数民族聚居，每个民族都有着丰富而有趣的民间故事和节日庆典。彝族有严冬的“星回节”和盛夏的“火把节”，有神话故事《阿诗玛》；普米族有创世神话《吉赛米》和英雄传说《冲格萨·甲布》；纳西族有长篇史诗《创世纪》等。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为电视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像阿昌族的《遮帕麻和遮米麻》^③就讲述了宇宙混沌的远古时期，天公遮帕麻和天母遮米麻生下的葫芦籽播种后，结出一个个硕大的葫芦，葫芦里出来的九兄弟变成九姓九族，人类从此诞生。后来，灾难重生，九兄弟补天修地、战胜妖魔腊甸，护佑人类平安幸福的生活……这些充满奇幻色彩和史诗意味的故事，为拓展少数民族电视剧的类型和表现元素，提供了有力的内容支持。

3、进一步提升少数民族文化视听呈现的审美空间

对颇具陌生化审美体验的少数民族文化符号进行深度编码，并赋予时代特点，是电视剧创作的现实需要，能够满足观众的新奇感和陌生感心理。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显性表达，服装服饰是地域特征、气候条件、生态文明的体现，是一方水土和一方

人的审美符码。音乐歌舞、风情风俗在审美意象上，赋予视听语言以极大的表现空间。对于少数民族来说，无论是探亲访友、节日聚会、打猎放牧，还是田间劳作、谈情说爱、婚丧嫁娶甚至调解纠纷，歌与舞都承担着重要功能。《冰山上的来客》中有辽远的帕米尔高原和令人神往的天山山脉，也有塔吉克风情和伊斯兰音乐曲调的展示。《木卡姆往事》中时而激越、时而悠扬的木卡姆音乐成为参与叙事、表达情绪、刻画人物的重要手段。《木府风云》中雄伟的玉龙雪山、富丽的木府官邸、繁华的四方街等，都尽显纳西民族独有的文化韵味，而取材于纳西族原生态音乐的主题歌，更有着触及灵魂的艺术张力。从电视剧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讲，视听层面的感官愉悦，有助于提升收视份额，也为后期产品，如音像制品的开发拓展了空间。而服装服饰、风情习俗的完美表现，还为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产业链的整合（如旅游产业）创造了机会。

结语

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以其浓厚的人文情怀和生命哲学，相继创作出一批具有历史厚度、思想深度、艺术高度和表现力度的诚意之作。对于少数民族题材的关注和钟情，是对少数民族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深切守望，是对个体尊严和生命价值的敬畏与感恩，是对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的珍惜与膜拜，是对中华文化整体格局的热爱与感怀。在当下喧嚣纷乱的电视剧生态环境中，少数民族题材电视剧犹如一股清泉，以其独特的文化质感和精神意蕴，引领人们进入别具一格的审美空间。

注释：

①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66页。

②黑格尔：《美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9页。

③张兴荣：《云南原生态民族音乐》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183页。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博士）

（责编 东方）